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齋集

目錄 卷一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貢生臣李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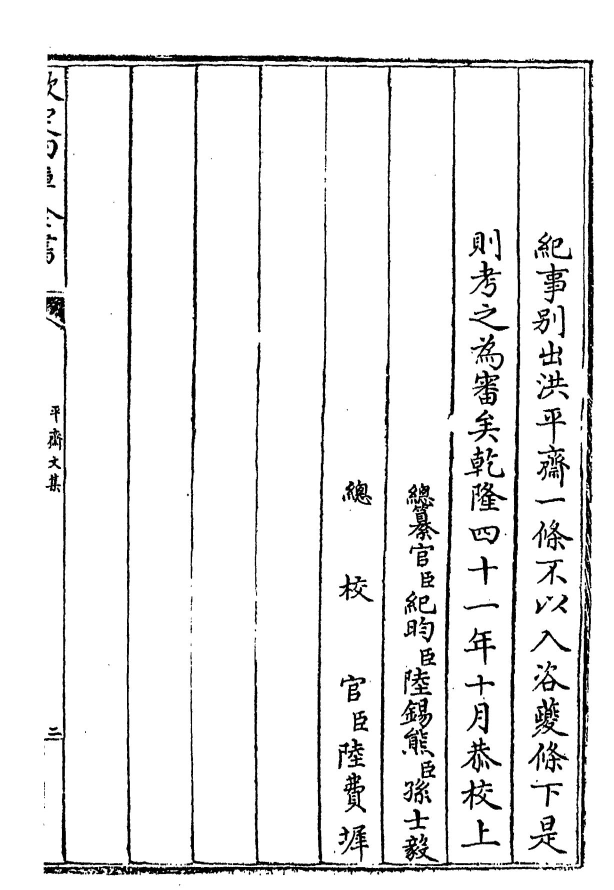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平齋文集　　別集類三宋

提要

臣等謹案平齋文集三十二卷宋洪咨夔撰咨夔有春秋傳已著錄是集經筵進講及制誥之文居多詩歌雜著謹十之三其官御史時忠言讜論力陳時弊畧見於宋史本傳而集中不錄其奏疏或避人焚草之意歟考史

稱洛夔為嘉定二年進士而厲鶚宋詩紀事據咸淳臨安志謂嘉定無二年榜因斷為元年今考集中題陶崇詩卷云某與宗山同壬戌進士按嘉定以戊辰改元其二年為己巳若壬戌則實嘉泰二年史特誤泰為定鶚未詳考而以洛夔為嘉定元年進士非也又謝枋得疊山集末附録贈行諸詩有洪平齋七律詩一首核其時代與洛夔殊不相及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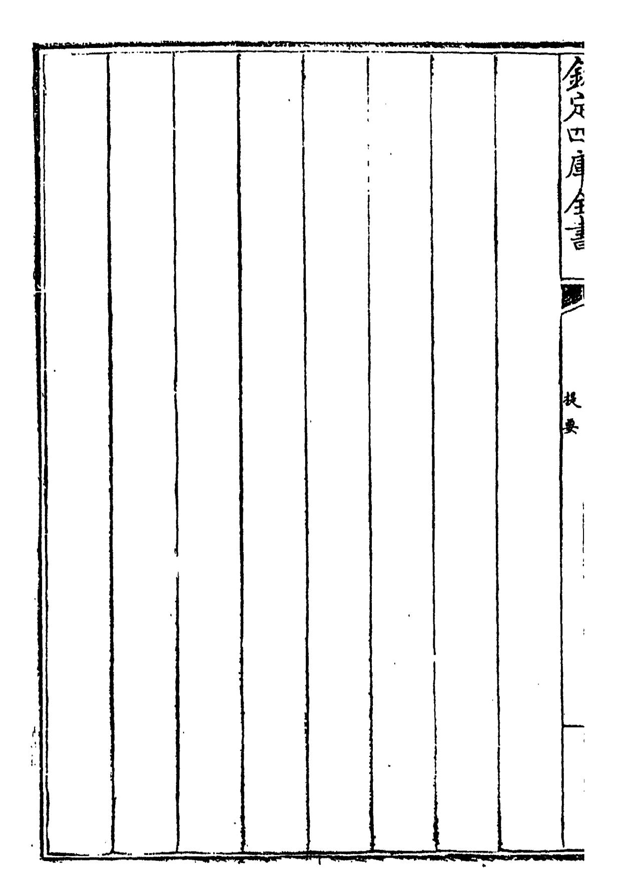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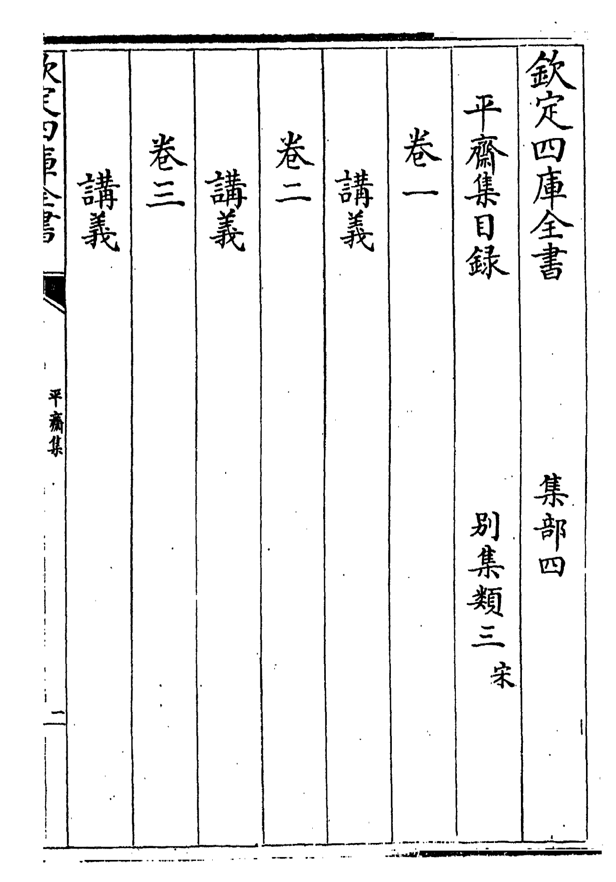
紀事別出洪平齋一條不以入洛夔條下是

則考之為審矣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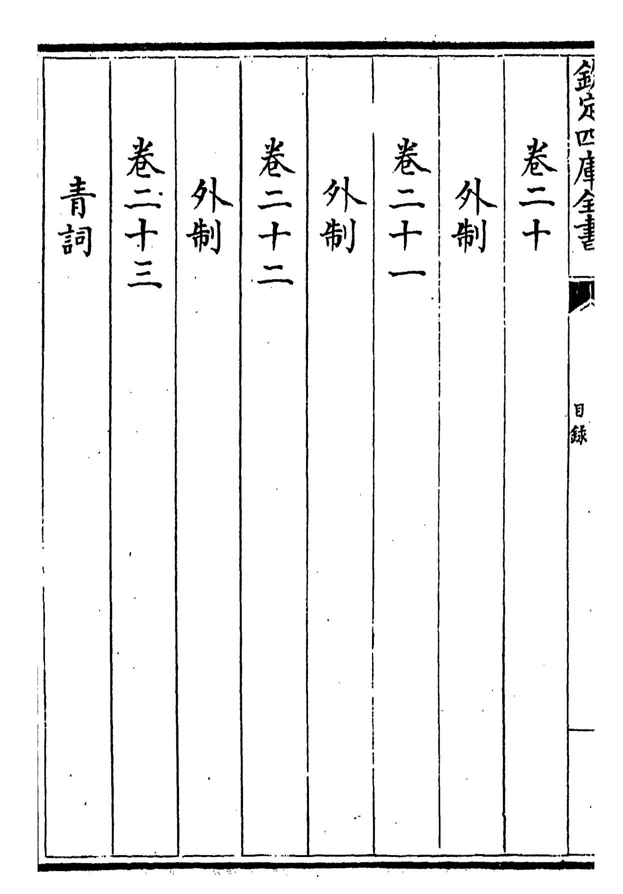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平齋集目録　　別集類三　宋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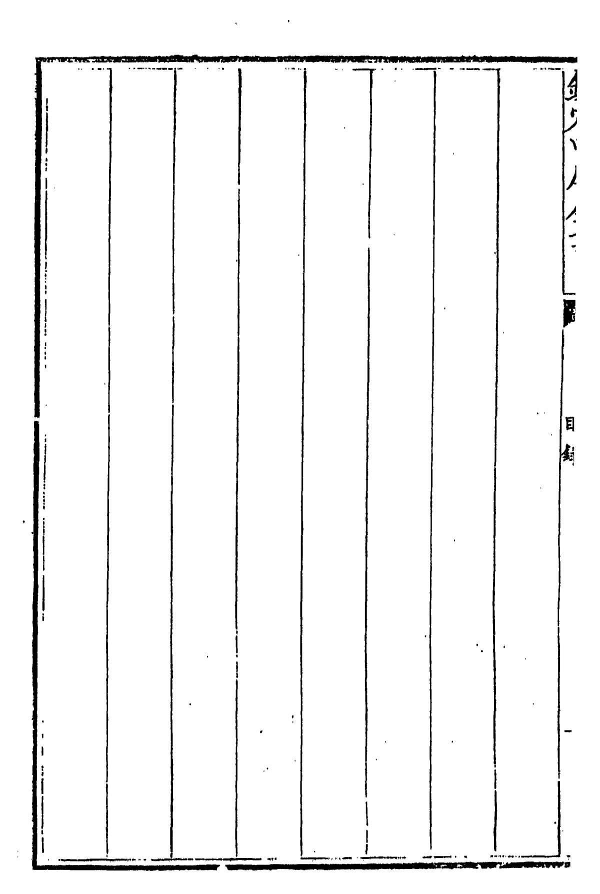
題跋

卷三十一

墓誌銘

卷三十二

祭文



平齋集卷一

宋 洪咨夔 撰

講義

豫利建侯行師

豫有猶豫備豫和豫逸豫之義人能決猶豫而思備豫則見幾於吉之先安往而不和豫過於豫則逸矣其義雖四而實則一也豫承謙之後謙無凶悔吝則和豫可知震動於上坤順於下動必以順故建侯以

親衆行師以動衆事雖至重無不利大順則大利在其中也建侯而非順則開國而用小人行師而非順則行險而毒天下果何利之有哉其卦以一陽主五陰亦有比建國師蓄衆之互體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六五以柔居上九四以剛應之剛容比於柔不期應

而自應也人君有柔中之德虛巳以任大臣大臣有剛健之德自任以天下之重剛柔相應而相濟志所欲為何往不克然志之所以行亦惟其順也以順而動用能致豫既豫之後又以順動終始一順無有間斷天地所以妙不息之運如此而已人君之建侯行師其能違乎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四時無過忒人君以順而動則不待刑罰而民心服在我無所違乎理在人自無所違乎我也時者天運義者天理順而

行之豫之時義豈不甚大茍或違道干譽咈民從欲
是為悖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禮極順樂極和順則和矣樂所以導和也方雷在地
中動於至靜而不露迨出乎地而奮乎天群蟄啓戸
萬象趨榮孰不同其和豫然聖人合震坤以為象不
曰雷出地上而以奮言深閉久欝之餘一旦奮發造

化妙用軒豁呈露施生訢合動植昭蘇豫莫大於此
先王觀豫之象發揚和聲褒崇先德如韶繼勺酌以
侈祖考對天之休盛薦之上帝如思文我將推而配
之薀謂治至於豫皆祖考盛德之積非予一人所能
致也人君惟不以和豫自居則不至於以逸豫自安
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臣聞巧言者誤國之具佞人者危世之本豫五陰皆

宗九四一陽四秉大臣之權初以陰柔小人容相應與極其趍和之意形為邪諂之辭以求容悦大臣亦悦其愛已而甘受之象以志窮致凶為言志不自立惟用之於獻佞貢諛其窮可知矣等而上之以此求容悦於君人材阨而不進則曰野無遺賢民生困而不省則曰雨不害稼積薪將燃而曰已安已治朋黨方興而曰太平無象其發於聲音謟曲萬態而宦官女子之言朝夕薰浹於耳者又相與為表裏大厦就

頽同於一壓凶孰大焉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臣聞天下之理非與物俱轉者所能察也人惟主中正於中然後能介然如石能介然如石然後能見幾而作葢石質堅而體静静者見善必明堅者用心必剛一念不動萬里洞燭不俟終日已盡見未然之幾區處先定應酬不差宜其正固而吉也葢二與五為應不與四為應衆爻皆宗九四之大臣二獨居中得

正介特自立以砥柱一世可謂難矣然二五君臣雖為正應而隔於九四其情不得以相親故介特之臣但能堅於守未能虗於用其先見之遠先知之明萬夫之望巳深屬之矣人主能不沉酣於逸縱不昏蔽於便佞好賢之心不衰求善之志不改則介者終有時而親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臣謂此人臣患得患失之象三廹近九四當國之大

臣欲如初六小人進為容悅恐非正應而不我與盱
盱仰視逐逐營求是患得也欲如六二君子介特自
守又利害禍福交戰於胸中躊躇未決趦趄復前是
患失也以不中正之人處不中正之位而盱遲皆悔
隕穫充詘情狀畢露其悔而不凶者大臣不與為應
姦無所售故不至凶使其姦得售則欺君賣國無所
不至矣有國者安用是患得患失之臣為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臣聞九四以一陽為衆陰所宗材全而氣盛毅然以天下之重為已任下傾心而仰之上虚心而屬之此天下之豫所由致也由我致豫建侯而國勢尊行師而人心順其有得大矣然功業之盛者必有信已太過之弊權任之隆者必有專已自用之咎大臣當由豫之時茍驕吝一萌不能開心與天下之賢以共治則豫之由致安保其不為亂之階得亦安保其不失

也惟洞無有我之私披胸臆以待賢忘勢分以下士疑豫一㸃不留於中則聲應氣求之下如簪聚髮何材之不集而致君澤民之志遂得以達於天下信於萬世此正周公握髮吐哺時也蓋疑者德之蟊事之賊大臣無疑心之累則足以合天下之善斷斷乎知賢之當任知邪之當去不以疑貳之心來讒賊而啓慝間則百志維熙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

亡也

臣聞疾非特六淫之疾凡足以為吾心之害吾德之累吾國之憂吾民之戚皆疾也人君處和豫之極而逸豫生嗜慾好樂便嬖側媚之足以蠱方寸者紛至於前於此能一念内固外邪客氣不得以乘虚而干正則德性堅明元氣充實既壽其身又以壽其民壽其國則億萬年無疆之休皆其功也象以乘剛中未亡為言葢六五柔中之君乘乎剛則有格心之大臣

而內志不可搖秉乎中則有閑邪之定力而外慾不能入內外交相養此所以貞疾而安恒不死而壽也夫德慧生乎疢疾鴆毒藏於宴安此爻在豫之五當以無逸三宗享國之意參之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臣聞人孰無靈明虛徹之性有物蔽之則靈者冥和豫之極而肆逸豫此心暓塞罔有知覺故冥豫以成成非一日之積也方此心清明之初豈不知觀逸遊

田沈湎耽樂之為患及為外物所移則勤者惰立者弛操者放日積月累性為情鑠而冥頑不靈之豫於是乎成正以陰柔之資不能聞義而徙見善而遷以至此極也易卦未有窮而不變者故逸豫既極必渝渝則亦可以無咎无咎善補過前日之不善庶幾其可揜也苟既極而不知變則危亡無日何長之有哉然冥豫既成宜無可變之理聖人猶許之渝若其未成而知變豈特无咎而止觀此則知唐明皇之亂兆

於開元成於天寶懵不知變禍亂四起可為萬世之戒

平齋集卷一

平齋集卷二

宋　洪咨夔　撰

講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臣聞隨者從也從之義無不該人之從乎我與我之從乎人皆從也而隨以我之所從為重外卦兌内卦震震動而兌說一念動於中隨所感而説隨之得所從則有大亨之理然動説成體易於轉移惟利乎貞

則可以保其終之无咎况人君宅民物之上一言而萬里響應一動而群黎風偃致亨之大有不難者特懼乎所從不得其正耳從乎天理正也而從人欲從乎人心正也而從巳私賢人君子之從正也而從佞人忠言嘉謨之從正也而從讒說儒生學士之從正也而從官官女子從非其正咎能免乎穆姜謂有四德隨而无咎似識此意其以隨元亨利貞同乾德之備非彖意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正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臣聞易以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成卦乾上九之剛來於坤二陰之下為震而上卦則兌動於内而說於外也盖隨自否來方否之時三陽位於上三陰位於下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何隨之有隨之為卦上下接而陰陽交故其動也臣言可從則說而從乎臣民欲可從則說而從乎民剛下於柔不惟巳之狥也惟不

狥乎已之私是以否之塞轉而為隨之通大亨且正終保其无咎而與天下相安於時措之宜羲農黄帝堯舜氏十三卦之制作與夫子丑寅之建忠質文之尚析因夷隩作訛成易之序莫非與時而偕行上無戾乎天運下無咈乎人心其義至大而不可窮剛來下柔轉否為隨之功也茍徒恃一已之剛而不明下柔之義勢尊則亢氣盛則驕君子之言曰踈小民之情日戾猶不免於無民無輔又安保隨之不為否

乎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臣聞靜極而動動極而靜造化自然之理也雷動於春夏今潛伏於澤之中兌為澤正秋之時也雷収聲於正秋亦維當靜之時隨時而安於靜且以養夫動也雷不養動於靜無以出地而奮豫君子不養動於靜無以體天而行健龍蛇之蟄以存身豈徒蟄哉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夜以安身莫非惟時之隨使不

安其身於夜神過役則易竭朝聽晝訪烏能無懲是以嚮晦必入處於内而宴息息盖作之機生之本也夜氣存于至静之中湛然其清淵然其明渾然與太極同體嚮晦所養若此凡旦晝所以泛應酬酢各中乎理而用之不窮者皆此其出也彼沈湎於長夜宴安於袵席安知瞬息存養之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臣聞隨以剛來下柔成卦重在初九初隨之始也所
隨邪正是非當嚴之於始夫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
物心之官則思人之一身耳司聰目司明以至口鼻
體莫不各有所司心則統之君子治身之道當先治
其心蓋此心不難於應事物之常而難於接事物之
變境變於前感物而動官失其守遂與俱移能於紛
至沓來之變操之常得其正則吉矣然必出門而交
乃能有功出門即出門同人之義交於事物無親暱

係吝之私也一私不立與天下為公則既吉而且有功豈非所交不失其正與彼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必死灰槁木而後可其何以定而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通天下之故而寂然不動者常自若能如是則見可欲而心不亂然後可與論從正不失之義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臣聞理無兩立心無兩用人無兩從隨以得所從為

吉六二以陰從陽初九陽之微為小子九五陽之盛為丈夫小子剽輕而無遠慮丈夫靜重而有深識吾心所係茍屬於在下之小子則必失在上之丈夫所與豈能兼哉大抵中人之性趨下易趨上難小子狎而親便嬖善柔如以石投水丈夫敬而踈直諒多聞如以水投石言焉舍忠而從佞事焉舍是而從非行焉舍正而從邪得於此則失於彼曾不自覺也六二陰柔牽於多愛故設此戒以勸擇善板詩刺厲王失

道老夫灌灌然輸其忱欵而不見聽小子則蹻蹻然得志而驕所從可不謹乎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臣聞同是心也操舍有存亡善利有舜跖一念之發所由分也故人心惟危六二本居中得正係乃在於小子六三本不中不正係乃在於丈夫克念罔念之間狂聖易位此心界限惡可不嚴哉吾之所係既能

舍邪而從正舍非而從是則無求不獲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而猶以居貞為利不正則雖擇善而從不能固執何益哉然所係得失當觀之立志之初趨向高明則上從趨向卑汚則下從三欲舍卑汚而進高明宜不為小子屈也君道亦然志在於下則係孟明而失蹇叔係商鞅而失甘龍係林甫而失九齡係盧杞而失陸贄天下以之而亂六二六三兩爻政相反玩易者可以類推而知所擇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臣聞仁者先難而後獲初未嘗有獲心詭遇一朝而獲十則有心於獲者也人臣之患莫大乎有心於獲獲心一萌則高者狥名卑者逐利一念外騖曾莫知返功與道始判而為二臯䕫稷契伊傅周召道行而功自存乎其中營晏求功於道之外而功亦泯矣九四以陽剛之材居近君之位動於中而說於外其心

所隨惟在於獲急淺功近利之計昧至正大公之趣貞固守此宜其凶也是必順天命本人心以輔治而行其所無事惟知有道不知有功一忱所存終始無間則功自道出昭然大明於天下皆歸於仁義禮樂之中皡皡乎其不自知尚何咎之有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足以盡此董仲舒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足以知此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臣聞嘉者善也九五居中得正之君在隨之時以說為體聲色玩好一無動乎其中而惟善之從言必善言動必善行發必善政用必善士其推之四海散之兩間良心善性之感發祥風膏雨之露被何往而非嘉哉然其要在乎孚者出於中心之實而非偽表裏相應終始相續以不二不息之心而從乎善斷斷乎有諸己之信以極乎充實之美輝光之大而進乎聖

神之域吉孰大焉苟惟矯揉於十手十目之地而放於宮庭之淵邃勉強於一朝一夕之頃而怠於歲月之悠久秉於中者非實意飾於外者皆偽為善轉而惡吉亦轉而凶一念之孚不孚其意蓋不爽也象以位正中為言蓋有是位不可無是德九五之位既正且中而德之正中又能會萬善於一巳位斯稱矣是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必行天下之大道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象曰拘係之上

窮也

臣聞民至愚而神可以心感不可以力刼可以道御不可以智籠隨之上六人心悅從有所不容釋此非智力所能及也太王居邠廹於狄不忍以養人者害人而去之民相與遮前擁後力攀強挽惟恐仁人之舍去既拘係之又從而維之與詩白駒之留賢者縶之維之同意民之留太王者若此太王終不為之留而從者如歸市有人斯有土故用之亨于西山周家

八百年之建於是乎肇迹矣象以拘係之為上窮蓋上處隨之極高而無位太王為狄所廹失位而去至于拘係之不可留遂邑於岐山之下豈非隨之窮乎易道窮必變窮上返下宜有亨之理也然則人心之所去秦雖刼之而不能止人心之所趨周雖逃之而不能郤有天下者可不深求撫后虐讎之義而思所以固結斯民之心哉

平齋集卷二

平齋集卷三

宋 洪咨夔 撰

講義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臣聞大弊極壞之世天所以開聖人也蠱取壞亂為義以爻言之自泰來以卦言之繼豫隨之後安則玩玩則媮媮則垢弊日積養成壞證與人久宴溺而疾生於心其為蠱一也而蠱無終蠱之理故蠱壞之中

有元亨者存何則飢易為食渴易為飲大弊極壞易為治方王道板蕩綱紀文章一切掃地英君起而拯之中興不翅反掌是知蠱未有不可治治得其道而大亨雖江河至險亦利於涉特患安于蠱而無興起之志耳然急於救弊者未免用意之太銳切於望治者未免求功之太速險難在前徑涉不懼志壯氣盈視天下事若無足為而易之易則難者將至過懲前日之不事事適滋後日之多事未保其不然也夫甲

者十干之首而事之端既先三日以諆其始又後三日以圖其終反覆擬論備極詳客使治道日有趨新之功而無矯枉之處前獘可拯後患可弭矣夫如是然後謂之善治蠱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臣聞户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日運而不息也故蠱

壞常生於久安不事事之餘人君亢然于上人臣靡然于下截然其不相接且下以巽順養腴無切劘正救之益上以逸樂養尊乏振厲奮發之意於是紀綱隳於姑息制度弛於因循道揆法守紊亂於私意之轇轕天下之治日入於大獘極壞之境而不自知在卦艮之剛居上九巽之柔居初六巽順艮止而蠱以成正君臣相與拱平安坐以致天下之亂也然蠱豈終於蠱哉有能以飭蠱為已任力量大而規模壯精

神全而風采立一幹旋間掃積壞之弊而興大亨之治有不難者利涉大川必明之以往有事葢久安不事事所以成蠱往有事所以濟蠱也况作事貴果慮事貴精世之賢君思欲為天下拯弊起壞而納之治豈非立志之美然或發强有餘而密察不足廣大已致而精微未盡故事隨舉而隨沮令隨行而隨輟皆由未得先甲後甲之義也夫先甲三日以謀始後甲三日以圖終終而復始循環無間精義入神以致用

何蠱之不治其在天行如貞之復返於元艮之復出於震非終之外有所謂始也故觀天運知人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臣聞左氏傳風落山為蠱風落於山下無物不撓故蠱以取象然致蠱者風之動治蠱者艮之靜蓋艮體重厚而篤實不為物移屹乎山之止也風能撓於一時使山下之物散亂不齊少焉風止草木之高高下下自若山何嘗加損哉君子觀象於蠱以巽振民以艮

育德育成君德固作興民心之本而德之育也必以山之静與山下出泉蒙同吾能體中正仁義而主静挫衆紛而不擾應萬變而不亂動與静無非静外物孰能蠱之吾心無所蠱則人心無所蠱而天下國家之治無所蠱一静足以制百動也玩易者必因象而求意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聞蠱自泰來具乾坤之體故諸爻幹蠱以父母言父之行事一出於正作室而塗塈茨為力甚易不見其子幹治之功惟前人蠱壞有待振飭必其才足以植僵起仆使百堵皆作於室毀之餘則幹治之功見矣有子而考无咎正以子能補其過也不然生不之諍没不之改陷父不義猶為有子乎然聖人以不攺父臣父政為難初六乃於繼父之始亟懲其蠱壞而飭治之必有甚不獲已者而於心終不安故必以惕

厲處之事無輕舉舉之必當如此則可以終吉終不失其順也象所謂意承考蓋前人之蠱自我而治不曰我之能而曰吾父之志欲為而未遂者今特以我之意逆父之意而行之斡治非我功也是不特揜父之過又將揚父之名豈不俱有光榮哉元祐改新法斥姦臣皆推之神考之意正得此意

九二斡母之蠱不可貞象曰斡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聞九二上應六五為子事母母有不及不可不正

正救或過則易至於傷恩怡聲下氣柔行巽入使之浸潤而氷釋則蠱為可治或以貞行之隂柔之性吝執不回情有所激未必不重其蠱也貞者事之幹而幹母之蠱不可貞不貞乃所以為中蓋闈闥之內聽其自蠱為不及急於治蠱為太過無過無不及則中道得二居巽體之中猶以是為子道戒事母難於事父也詩凱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痛自尅責幾無以自容於天地間卒能回母心而成其志可謂得此義

矣推之事君睽之遇主於巷未免委曲開陳隂柔故也若夫事剛明之主則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惟恐其不克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臣聞舜之齋慄曾子之養志莫非順乎親也子以順感父以慈應家有蠱壞不治之事隨宜整飭次第畢舉而閨門雍肅氣象自如乃幹蠱之善也九三處巽

體而過於剛安得無悔然其才足以克家與其嘻嘻失節寘父於有過之地孰若三諫號泣納父於無過之域故所悔小而咎不至於大象以終无咎言之迹若非順心未嘗不順也彼排闥引裾折檻𨊻輪之臣雖一時若以忤上為咎而其心欲使國家動無過舉實存乎愛君忠顯而咎泯亦猶是也然則子以剛幹父之蠱而无咎恃父之慈臣以剛幹君之蠱而无咎恃君之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臣聞德可以勉而進才不可以彊而能世之賢子以起家為巳任如善奕者以一著救一枰之敗非有過人之才不能也六四以柔居艮體之下寛吏靜厚有餘而材不足方家事之蠱壞非不思滌蕩振刷而一新之材不逮心詎容強揠故其蠱僅止於裕裕者寛緩而不廹也事勢搶攘弊端轇轕人情易於躁紊而能鎮動以靜制逆以順撫横厲以柔逶迤容與不求

快於一時而磨以歲月終能使亂繩之自解而盡亦徐飭矣茍不量其材冒為一决則往必見吝正以力常奪於過高變每激於欲速不可以輕進也人臣治君之蠱亦有隨才就功以為裕者子產相鄭修辭令以交於晉楚而外難紓主强直以盟於豐駟而内難解鄉校議之而不怨輿人誦之而不怒鄭頼以寧非裕於蠱者乎故孔子美其有君子之道而不稱其材茍材過於子產而道非君子則盆成括之死又孟子

所深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臣聞愛敬者孝之始顯揚者孝之終人君出而當遺大投艱之責仆者興之紛者理之壞者修之彌縫前人之闕使天下後世不得以議其過如昭帝繼武帝與民休息已為難事而況揚父令譽於無窮者乎六五柔中之君得九二剛中之臣為之輔蠱壞之見於前者一意幹治不遺餘力已往之咎與時俱化方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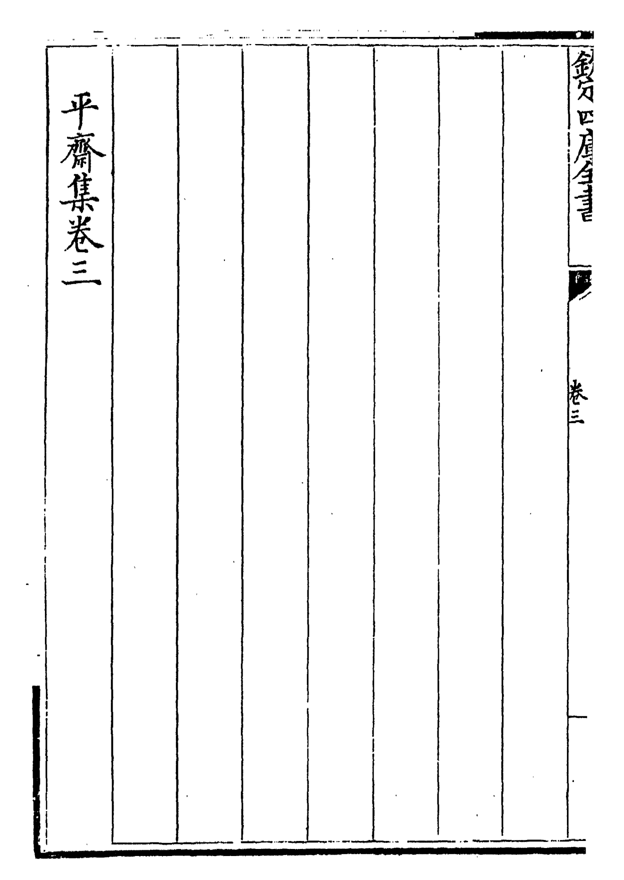
之善隨日加新而父之譽用是暴白於天下後世此無他承之以德故也承以材畧則必求度外之功承以文法則僅救目前之過惟承之以德則高明光大之懿緝熈於九重溥博淵泉之澤滲漉於海内天下莫不以手加額賀吾君之有子後世亦莫不稱其為天下得人之仁父之譽豈不充塞於天地之間乎文王當商末蠱壞之世有志未遂武王以聖德繼之而文之聲益廣此文應之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臣聞功名之士輕富貴道義之士輕功名世道盡壞少有抱負者孰無趍事赴功之心而上九乃不屑事王侯豈其恝然忘天下不與世同其憂哉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繆公亟見於子思子思不悅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上九居無位之地而道足以為王者師茍其時上無明

天子下無賢諸侯詎肯屈道而事之潛心太極之先獨立萬物之表高尚其所行事外物無一足以動其心志如此其遠也百世聞風猶將興起豈不可為世則哉雖然隱居求志正所以為行義達道之本一瓢非所憂則可以繼四代而興禮樂萬鍾非所慕則可以承三聖而正人心世之興大事建大業決非患得患失者之所能為窮居不損盛行不加則致君澤民恢乎有餘用矣伊尹三聘而成格天之功孔明三顧

而定興漢之計道義重故也是知不以富貴功名先
入其心者乃可與圖天下之事



平齋集卷三

平齋集卷四

宋 洪咨夔 撰

講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臣聞事會沓來乃君子大有為之幾此蠱之所以轉而臨也夫陽大而陰小有自然相臨之分方一陽為復其端甚微五陰在上詎能獨勝故必待朋來而後无咎至二陽為臨則有朋矣陽得朋則群陰褫氣而

退聽故復止於亨臨則元亨利貞陽寖長而隂寖消也臨據陽長之會既能變蠱壞而亨通又能處亨通而正固以此保大其又奚虞而見遠識微者每不勝其隱憂是則隂陽無兩盛之理一長則一消其機在反掌閒自復而臨以至為泰為大壯為夬為乾陽極矣而一隂潛萌於五陽之下為姤二隂則遯也由建子而至建未而遯凡八閱月二隂之遯與二陽之臨正相反陽消而隂長凶可必也然亂生於治否生於泰

理所必至而酣豢宴安者常忽之有能燭其幾於人情之所易忽而轉移機軸於冥冥之中使履霜不至於堅冰陽常進而陰常置於空虛不用之地則大亨以正可常保而吉其凶矣觀至于之辭則知吉凶未定之間儘有可用力之地特患乎玩安忘危不知所以用其力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臣聞一陽而復二陽而臨剛浸長也下卦為兌上卦為坤說而順也九二以剛處中上與六五相應剛中而應也臨有是德故大亨以正也陰陽消長皆非一日之積今陽剛浸長於復返之餘其來有漸然懼其乘方進之機銳於逐羣陰而失之暴故繼以說而順說而無所憤順而無所拂心和氣平動循天理則剛不至於過於是臣之剛中足以輔乎君君之柔中足以濟乎臣上下交應同歸一中宜大亨可致且不失

其正也豈特人事為然天為剛德猶不干時一元運於上而雲行雨施保合太和莫非剛徤中正之用天道亦何嘗過於剛哉况陽無常勝之功陰無盡滅之理消長往來間不容髮二陽之臨方長而二陰之遯巳知其必至陽消蓋不久也自復至遯閱月九八而謂其消不久何哉疾疢萌於強壯之時人不自覺也元祐初司馬光一洗新法之弊而奉行差役巳有蔡京消豈待久哉遯進而否君子之道盡消則蔡京之

禍天下凶莫甚焉夫惟上之人常以防微杜漸為心遏陰柔於未進之始尚何陽消之慮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臣聞坤地在上兊澤居下地之臨澤最為切近君臨民之象也地上有水為比澤上有地為臨皆以切近取義而水與澤異水流而不盈故比於地而不為臨澤者水之瀦含深蓄遠渟滀演迤而地之岸際常臨之此具區雲夢大野所以為澤而不為川浸也君子

觀地與澤相臨之象而得近民之理故教思必無窮容保必無疆無窮者意味深長百世猶有先王之澤則兊之浸潤也無疆者規模恢廣出日莫非丕冒之地則坤之包含也人君以是臨民無媿君師之責矣葢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其相親也以情相維也以道而非可以勢分拘以勢而臨則教思必淺容保必狹私心町畦公道磔裂尚何足以知臨之為大乎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人君方寸之中與

堯同大而後可以盡臨之義不然教思何由而无窮容保何由而无疆哉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臣聞澤通於山為咸咸感也凡具陰陽孰能無感以貞則吉貞者正也君子小人之辨在於正不正之間臨為剛長之位初九與四為應而比於二皆臨我者也吾欲感動所臨獲乎上以行吾道必一出于正曠乎其公而係吝之私不留純乎其誠而矯飾之偽不

作此以正感彼以正應精神心術之妙相與凝固而不散則君子之道由是進退乎泰亨之盛所感以正而吉也然所感之邪正莫謹乎其初志者心所之也在卦之初此心趨向志於正而行則無往不以正合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一涉於邪則見金夫不有躬進不以正特一時之苟合耳然則下之感乎上能察乎正不正而為進退則不至於失已上之應乎下能辨乎正不正而為用舍則不至於失人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臣聞臨之為卦以二陽為主二陽又以九二為重二承乎五五臨乎二實君臣相與感通之會二剛中五柔中俱得其正宜既吉且无不利也然自復而臨陽剛浸長固吉矣而長必有消八月之遯已逆計其必凶君臣相與綱維斯世其將聽隂陽之自為消長付之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乎抑將進陽退隂以制消長之運而自我立命乎命賦於天受於人行廢有定

運死生有定數非可以人力轉移然有君子不謂命者存二陽長而為臨與二陰長而為遯固天運之所必至苟一以命晳命吉凶委之天而安之八月有凶拱手順受而不思闔闢變通之道臨終為遯矣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惟知賦命在天制命在我旋乾轉坤與世立極陽宜消矣挽而回之使不至於消陰宜長矣尼而止之使不至於長吾方以天自處未容一切惟命之順也夫如是君子常長小人

常消而咸臨之吉常存二五君臣各盡其道矣不然何以君相不可言命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臣聞君子之樂王天下不與存為人上者不可以位為樂也夫以天命難諶民情難保大業難守重器難安夙夜兢惕危懼猶恐不𤼵而可樂於得位而泰然處之乎甘者悅樂之至也六三居下卦之上處兌悅

之極而以臨人之位為樂玩聲色之娛而忘美疢之患懷宴安之適而遺鴆毒之慮好樂一形投合四集便嬖側媚相與以巧言令色鼓舞之施之政事宜其無往而利也有能凜然深省幡然大改以所樂為所憂念二陽方進於下而消不久之凶已兆於呼吸之頃操危慮深若不能以終日切切乎予又集于蓼之懼則前日之咎今可免矣蓋三以甘說為臨其位不中不正一惟偏私之徇故象示不當之戒又懼夫人

恥過而遂非開之自新許以轉甘為憂雖有咎而不長有國者宜知所擇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臣聞至臨臨之至也四居大臣之位上比於五君以道合下應於初賢以道親且時當剛長大臣虛心無我援天下陽剛之賢進輔其君與共成致君之業以此而臨豈非至乎然進賢退不肖大臣職也援陽剛之賢與共成致君之業乃職分之當然極其至如周

公之握髮吐哺始可以无咎有一毫驕吝之色賢者望望而去之則咎隨之矣象明臨之能極其至亦惟處得其位之故以六居四是為正位體柔履順不自矜其能而惟賢是與德與位稱也六五之君柔矣六四之大臣又柔而下無陽剛之賢為之應則治淪於姑息勢失於委靡謀國者能辭其咎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臣聞知所以察未見之幾制有為之會人君之臨天

下轉移萬化闔闢萬變必有知行乎其間而知以得中為難盖是知之用不及則闇太過則察無過無不及則中六五有深沉先物之知又下與九二之賢為正應不以一已之聰明為聰明而以賢者之聰明為聰明臨無遺知美然知不可以過用世之小知自私者用知必過明帝之苛察德宗之猜忌何其褊也故惟大德之君然後於用知為宜明有前旒之蔽見無淵魚之察知君子之當進必推翕受之量知小人之

當退曾微深疾之心以大用知而知得其中即舜之大知也象言行中之謂豈非不過用其知即舜之用中與中庸聰明睿知以有臨必寛裕温柔以有容正此意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臣聞卦終必變君臨天下之道以克終為難必用心加厚乎其初則可以保其終敦者厚之至也何所厚厚於親君子也親君子遠小人之心久而愈篤則以

之畏天天必加畏以之愛民民必加愛無所往不用其厚也艮上九以敦艮而吉臨既吉又申之以无咎者為六三設也上六居臨之終而應乎三三不中不正上苟私所應與而親之何以免咎惟舍三陰邪之小人而志在二初陽剛之君子故宜有咎而免也兌為内卦君子在内屈已下親不以久而替寧有加于大亨之鼎毋或失於二簋之權輿則賢者肩一心以輔乎上非箴之庭燎則戒之無逸君臨天下之道於

是乎保克終之吉矣明皇始厚宋璟韓休張九齡終厚李林甫憲宗始厚杜黄裳李絳裴度終厚皇甫鎛此心一移卒貽不終之禍可為百世戒

平齋集卷四

平齋集卷五

宋 洪咨夔 撰

講義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臣聞臨觀反對卦也臨二陽在下觀二陽在上觀如兩觀之觀儀型揭而羣瞻聳也觀之聖人正心修身以觀天下一誠之外無他尚猶宗廟之祭交於神明一誠之外無他物盥即奉槃沃盥巾以帨手時也祭

先盥手然後酌鬯而祼祼用鬱鬯猶未免託物以求神盥則蠲潔内外與神默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假物而誠已通又何俟腥熟之薦而後達其誠哉為人上者能至誠主一無假乎外如盥而不薦斯民不期乎而自孚矣孚者信也誠之實有諸已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誰無是誠君以誠感民以誠應顒然興起不約而同與聖人作而萬物覩均此機也是知人君之化天下不難於孚諸人而難於孚

諸巳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聞一陰為姤進而為遯為否為觀為剥莫非小人道長觀獨不以陰盛為憂者二陽在上四陰順聽於下是上有陽剛之君儀表一世陰柔雖衆方将化而為君子之歸其為觀甚大也觀合巽坤為卦以九居

五順巽而中正也循理而行無所拂逆可以懷天下未足以觀天下觀天下必中且正大明當天萬物咸仰一有偏倚必有照臨不及之地此聖人所以為天立極也然必本之以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心之誠不存則順巽中正俱失其有猶盥而不薦以誠為主黍稷不如明德之馨殺牛不如禴祭之福在誠不在物也此誠所格斯民莫不相孚以心顒然尊仰隨所觀而化其觀果何所見哉誠則形也其化果

孰使之然哉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也求諸天道春夏秋冬運行而不息皆神之所為聖人以是道設教天下不期服而自服又豈非誠則神乎觀之聖人一誠貫通三才之間始與人為一終與天為一極而歸於無聲無臭之妙非黄帝堯舜之神化宜民文王之純亦不已不足以當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臣聞自上示下為觀天下之物凡可以示人者皆有

形之觀惟風行乎地上草木均被披拂則無形之觀有形之觀其觀淺無形之觀其觀深故先王取象於風之行地省方觀民而設教五方之俗各有不同隨方省察因民俗而教之以救其偏扶其正使同歸道德之中舜之同律度量衡成王之考制度雖若涉於有形之觀教行而民從猶風行而草偃皡皡乎其不自知實有無形之觀存盖誠存乎中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容以形迹窺也後世省方之禮廢人主深居

九重之上民何由觀教何由設亦惟心存乎群生之休戚庶俗之美惡四方萬里皆瞭然於户庭之間而以身為教自正心誠意以至於修身齊家無一不盡自然國治而天下平與身歷目覩所設教何異哉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臣聞觀以二陽位否剥之間欲化小人為君子故待小人恕欲君子益進其為君子故待君子嚴九五宅中於上光明碩大之德如日月之照臨有目皆覩初

氣早質弱而去五遠乃為童稚之觀童者蒙而未發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有可發之幾彼其陷於小人豈性也哉物欲蔽之也茍如童稚於倥侗顓蒙之初有以發之則昏者可廸塞者可通氣質變化安知小人之不為君子故雖童觀而許其旡咎象以小人道為言其質固不可以語上而申言初六亦示其上進之路也為君子而不能以學問開明所見而甘心與懵然無知識者同歸則為吝矣聖人於大觀之

初恕於待小人所以示皇極大受之法嚴於待君子所以示春秋責備之法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臣聞聖人之道無窮人心之見有限上帝降衷若有常性靈明虛徹初無聖愚賢不肖之間而氣有清濁材有利鈍故所見亦隨之而廣狹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其所以區而別之也闚觀之不能廣大豈非六二氣質之柔闇與

九五陽剛之君大觀在上乃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之時初以童稚之見而觀蒙昧未有識知二以窺覘之見而觀有識知矣又自安於卑陋蹇淺僅足以知聖人之汙是惟女子生長於深閨之中幽閒專靜而有守則闚觀猶未至害士君子則害道矣象發明爻辭之所未發謂闚觀為觀雖女子之貞亦有可醜蓋鑽穴相闚闚見室家皆為不正之視女子雖貞而所視不正心隨境移恐不能

保其貞也然則欲廣闚觀之見則何先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學愈進則見愈廣聖人之全體大用目擊而道存矣故惟己百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臣聞三上承二陽下接二陰而居其中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進而從陽則為君子之歸退而從陰則為小人之趍一進一退蓋邪正善惡之關也三於此觀我生生者出於吾身者也其大端則言行是已觀吾之

言其進而合於君子耶其未至於君子耶觀吾之行其退而陷於小人耶其遂遠於小人耶君子小人之界限其間不能以寸反觀吾身之所發必欲進與上之二陽同其光明而不欲退與下之二陰同其柔闇能如是三雖處不中不正之位亦未至於失道也蓋三之質易於失道以能反觀諸身去小人而從君子故道為未失也然未之一辭猶未深保其不失道盍亦戰戰栗栗於取舍之決為舜而不為蹠為堯而不

為桀哉此正大學致知工夫之地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臣聞九五剛中之君在上初與二去九五為遠故止於童觀闚觀三少近則未失道四切近則利用賔觀愈近見愈親也賢者進退有時行藏有道如麒麟鳳凰其出必待休明之世故觀國之光然後賔也國之光明本君德之光明人君能明吾之明德如鑑不受翳水不受滓則本然之明常存篤實之光充實之輝

皆由此而發在朝廷則禮樂彰法度著在天下則道德同風俗一其為國之光大矣賢者覩乎此而顧立於其朝伊尹起於莘野呂望歸於東海豈非湯文之時利用賔乎象以尚賔發之葢道義重則勢利輕賢者寧甘心於白駒之谷考槃之澗不肯屈身輕售其出也以時其進也以禮其事君也以道君望其儀型而起敬故崇尚之以賔禮而不敢臣取重者在巳重之者在君如此則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矣茍在巳

無以取重君且望而輕之毋恠乎有言莫之行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臣謂反觀内省之功儒者所難而況貴為萬乘可喜可欲所以移其心者滿於前乎九五陽剛而中正居巽而應順動無過舉矣然猶於我生必反而觀之凡言行出於吾身者為我生觀吾一言之出皆合於君子之道則言無過言一行之出皆合於君子之道則行無過行以此示民可以无咎有一不合於君子則

有咎矣吾身未能无咎顧欲使天下皆有士君子之器表偏而影正無是理也象又以觀民言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觀羣黎百姓偏為爾德則知言行之出於吾身者為善觀怙侈滅義服美於人則知言行之出於吾身者為不善是觀我生者必當觀之民也因觀民之所化而觀吾身則言行是非不能掩因觀我之所生而觀吾心則念慮之邪正不能蔽由外而返諸內愈近愈不敢自恕由內而推諸外愈遠

愈不能自隱内外交養之道既盡天下觀而化之孰不顯然而孚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臣聞上九與九五爻辭同惟我生其生異蓋吾身之所出為我生九五之君所以自觀也上九則觀君身之所出故為其生五君位上處無位之地而密比之雖居無位之地一念未嘗忘乎君常欲納之於无過故觀君之言行果君子耶則喜其能免於咎觀君之

言行未君子耶則憂其不能免於咎身在畎畝心在
王室因所觀而察之惟恐吾君之出乎身發乎邇者
有一毫之未當無以示四海之儀則其志豈遽平哉
然九五觀我生上九觀其生皆合乎君子之道而僅
止於无咎何耶人君之治身無止法言行極堯舜禹
湯文武之盛不過盡其身之所當為初非有餘故君
子乃无咎不然有咎矣人臣之望君無止法以禹湯
文武為未足又恥其不及堯舜故君德至於君子特

喜其无咎未敢遽以為可安也此觀之君臣所以各
盡其道

平齋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齋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貢生臣李㽞圖

平齋集卷六

宋 洪咨夔 撰

講義

噬嗑亨利用獄

臣聞嗑者合也噬去頤中之物而合也頤卦合艮震為體初上皆剛而中之四爻皆柔猶人之頤虛其中也噬嗑初上皆剛與頤同而四亦剛是頤中有物間之故有待於噬而後合也凡去間之道皆然時則勿

有間之是君臣之際以無間而合也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是骨肉之際以無所間而合也彼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蓋梗聖人之化為天下之間者去其間則化行於天下矣噬嗑亨間去而合即亨也其義利於用獄獄以推見其為間之情而去之則梗吾化者不至於覆出為惡病根除而正氣還也其在人心則人欲為天理之間人欲盡去天理流行豈非間去而亨乎此又克己工夫之當盡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臣聞頤者養也頤以納飲食致養而有物梗之故必待噬而後合合則亨矣亨之功在噬噬者用力嚙去之也小人為君子之間不用力以退小人則君子不進夷狄為中國之間不用力以却夷狄則中國不尊姦民為良民之間不用力以治姦民則良民不安此皆噬之功所以致亨也以文言之則三陽三隂為剛

柔分以卦言之則下震上離為動而明以象言之則震為雷離為電二者參合而成章雷取其威電取其明治獄之道無大於此然六五為用獄之主乃以柔中之道行於上雖以陰居陽為不當位而治獄以燭見情僞為先離體虛中而明故於用獄為利夫獄者民命所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欽恤之仁行焉茍不以柔治而以剛治則明過於察威過於猛人將無所措手足失天地大生之德矣噬嗑義在除間而歸

於柔中以此知好生者聖人之本心用刑者聖人之不得已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臣聞陰陽相薄而為雷相軋而為電故震之一陽動於下離之一陰明於中噬嗑之象取焉卦本先電彖象乃以雷先於電者蓋泰卦上坤而下乾不曰地天交泰而曰天地交泰取其交也噬嗑上離而下震不曰電雷噬嗑而曰雷電噬嗑取其合也電明而雷動

雷行而電隨明與威合然後梗化者可去徒明而不威則詳於察姦而不能除其失也懦健威而不明則鋭於去惡而不能辨其失也闇明行以威威發以明天下無難去之間矣先王觀雷電之象於是用電之明以明罰用雷之威以勑法罰顯而枉直各得其情法勑而輕重各當其罪利用獄之道盡矣舜之去四凶成王之去三監孔子之去少正卯皆此道也然辟以止辟刑期無刑聖人豈徒恃法令為齊民之具明

與威並用罰一人而千萬人懼法雖飭而不常用也
雷電之合隨即開霽天道亦豈常用其威哉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臣聞噬嗑利用獄初上為受刑之人人之性本善情動欲生遂陷於惡聖人憫之故設為刑罰以懲惡而挽之於善然善惡觀其所積欲惡之不積當於其始而禁之趾在下為行之始加校於屨而趾滅焉彼雖欲行而不可得則不進於惡可以免咎矣校足械也

滅没也校深大至於没其足也或謂滅趾為刖刑刖則施踴何取乎屨有履加校非斷趾明矣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特赭衣菲屨之類肉刑未嘗用也盖小懲而大誡故能免麗於刑小不懲則惡積罪大聖人豈得而私宥哉其在人心一念有不善貴乎早覺而力遏不貳過不遠復之功皆基於此覺之不早遏之不力則去舜就跖悔莫追矣觀易者知治已則知治人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臣聞爲一卦之間者九四也初九與四爲正應是同惡相濟者也膚柔而易噬猶初之爲惡未稔而易制鼻高而難滅猶四之爲間甚大而難治始噬者膚而終至於滅鼻小懲於初遂大討於四也四之間去則初無與應小人之黨孤何能爲哉乘剛言二位乎初之上乘初之剛以攻四之剛因瑕而及堅也蓋二居中得正以用刑所施不失其序故下能治初之罪上能除四之間輕重有權尚何過咎之有皇矣一詩文

王侵自阮疆不過用輕兵以臨之而阮自服進至崇墉則聲罪致伐必是絶是忽而後已彼其剛戾梗化之罪雖同阮爲易討崇爲難討侵阮則膚之噬伐崇則鼻之滅聖人初意不汲汲於深治小人而終有不容不深治者皆其所自取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臣聞周禮腊人掌乾肉腊物之全乾者也小人黨盛而勢強其堅難噬與全體之腊同三乘初應上而鄰

於四疾小人挾黨為間欲盡除之然人之為惡情有淺深罪有輕重不問渠魁脅從而例殲之是舉腊肉之全體求快於一噬故反遇其毒豈非可吝者乎而其吝小終歸於無咎我之治小人名正言順彼雖有反噬之心無所施也然其遇毒亦以位不當之故無瑕者可以戮人三所處不中不正而欲施刑去天下之間人其肯心服哉齊威公自侵蔡而伐楚猶噬難噬之腊肉屈完如師辭多勃戾有遇毒小吝之象而

終於服包茅不貢之罪則无咎矣齊之挾天子以令諸侯位固不當楚雖强不敢不服豈非齊之尊王名正言順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臣聞凡物乾為陽濡為陰腊胏及肉以乾取義指陽爻言也九四在一卦之中本為間者以文言之則四之位近君九之材足以堅決而立斷故資之以除間

初九不畏不仁不恥不義四與為正應猶聯骨之胏

肉既乾而堅至為難噬一旦噬而去之見善明而趨義勇蓋得金矢之象焉有金之剛而無柔懦有矢之直而無回遹義形於色不茹不吐宜難噬者之無不噬也然去間不可有所易以易視之樞機不容未必不反為人所制不可有所撓在我不能貞固其守而猶豫還就安知無當斷不斷之患此所以利艱貞吉也象言未光蓋始與小人容而終力去之雖得去間之義亦豈所謂表裏純一本末坦明昭昭然揭日月

而行者乎平勃劉呂氏王諸呂其後卒誅諸呂在漢為有大功叅之王陵以白馬之盟折其萌則二臣為未光矣大臣任去間之責者當觀之此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臣聞人主天下之利埶威靈氣燄之所暨以去小人之間則小人消以去夷狄之間則夷狄服權有所歸則勢有所易也腊肉全體最難噬乾胏附骨亦難噬乾肉雖難噬而較噬腊胏為易凡三爻之陽皆足以梗

化以六五離明之君制之如噬乾肉然何堅之不斷何間之不除正以其得黃金之象也黃取其中金取其剛人君有剛中之德天下之悍戾邪僻無不退聽尤當正固守此而以兢惕危厲行之則惡無覆出凶無反噬尚何咎之有夫有間則有咎其所以能終免於咎蓋以得剛中之德以治間當其宜也六五本柔中爻乃取剛中為義上卦屬離離一陰居二陽之間中柔而外剛仁者之勇也君德苟仁有餘而剛不足

則無以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唐之姑息受制於强藩悍鎮漢之優游養釁於宦官外戚豈不甚可鑒哉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臣聞初上兩爻皆受刑之人初九小懲而大誡故受刑輕上九惡積而罪大故受刑重何校械其頸也械深大至於没耳耳主聽有耳而不能聞過從義聾瞶其心而浸至此極其所由來者漸矣夫視曰明聽曰

聰本二事也而以不明麗之聰明於聽德然後謂之聽也天下之耳相似誰無是聽私心塞之顛倒是非而有誤蠅聲而鷄蟻鬬而牛外雖有聞中實蔽壊故聞人之善言而惡其逆己聞人之惡言則悅其順己不明孰大焉使盜跖桀紂能聽人逆己之言而不以順己為悅亦何至天下之惡皆歸萬世不可湔濯哉此易象示人遷善改過之門最緊切處

平齋集卷六